

# 拂过杨柳的风

20世纪经典童书

一生书屋

[英] 肯尼思·格雷厄姆 著  
Kenneth Grahame  
孙法理 译



*The Wind in the Willows*

安徽文艺出版社

The Wind In The  
Willows

拂过杨柳的风

[英] 肯尼思·格雷厄姆 著  
Kenneth Grahame  
孙法理 译



安徽文艺出版社

**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**

拂过杨柳的风/(英)格雷厄姆著;孙法理译. —合肥:安徽文艺出版社,2002.10

ISBN 7-5396-2177-X

I. 拂… II. ①格…②孙… III. 童话-英国-现代  
IV. I561.88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2)第 079279 号

**拂过杨柳的风**

**[英]肯尼思·格雷厄姆 著**

责任编辑:徐海燕

出 版:安徽文艺出版社(合肥市金寨路 381 号)

邮政编码:230063

发 行:安徽文艺出版社发行科

印 刷:北京星月印刷厂

开 本:889×1194 1/32

印 张:7.5

插 图:36

字 数:140,000

印 数:5000

版 次:2002 年 10 月第 1 版 2002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标准书号:ISBN 7-5396-2177-X

定 价:17.00 元

---

(本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承印厂调换)



责任编辑：徐海燕 金 雨  
装帧设计：俞文荣 谢 汇  
季海琪



20世纪经典童书  
一生书屋



## 译者序

有一个英国人，40岁才结婚，第二年当了爸爸。从孩子4岁开始，他便常在睡觉前给孩子讲故事。孩子小名叫“老鼠”，爸爸就给他讲老鼠的故事。各式各样的老鼠与老鼠的朋友和敌人：水老鼠、鼯鼠、黄鼠狼、貂鼠、棕鼯，田鼠、收获鼠，还有狗獾、蛤蟆、刺猬和兔子。讲呀讲呀，孩子睡着了，爸爸轻轻给他掖好被子走掉了。

这实在是极平常的家务事。世界上不知道有过多少这种故事在爸爸妈妈嘴里诞生、在孩子的睡梦里消失，像吹过柳林的风，风过了，柳林静了，风也没有了。

但是，这个爸爸却跟别的爸爸不同，讲故事时已是个有名的作家。他给孩子讲故事虽是信口而来，却也让文学幻想随着故事驰骋，进行着创作。多年后孩子大了，爸爸忽然想起把这些故事写下来。写了一部分，朋友们一读，是很好的作品，建议他全写下。于是有了这本《拂过杨柳的风》。

这个作家就是肯尼斯·格雷厄姆(Kenneth Grahame, 1859—1932)。他1859年生于苏格兰的爱丁堡市，5岁时死了母亲，父亲把他兄弟姐妹四个一起交给了奶奶抚养。奶奶住在贝克郡的太晤士河边一个大宅院里。大宅院铺得很开，房屋很多，又沿着太晤士河，周围有的是野地、树林、

路篱、港汊、河堰、运河。那里当然会有小动物出没，老鼠、水老鼠、鼯鼠、狗獾、燕子什么的。格雷厄姆的童年未必快乐，但是这幢大宅院却给了他一个牧歌式的环境，形成了他文学创作的灵感泉源，所以他的这本书在一定意义上说是一种天籁。这也许是本书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。

格雷厄姆少时的志愿是进牛津或剑桥这样的大学读书，但因为经济上的困难，他的亲人主张他经商，为他在英格兰银行找到了一份职员的工作。他便在那里一直工作到1907年因为健康的原因退休。那时他才48岁。

属于社会的格雷厄姆在银行里辛勤劳作，逐渐上升到比较显耀的地位，做过英格兰银行的秘书；而属于个人的格雷厄姆却隐遁进了幻想的世界，他写随笔、散文和小说，在《圣詹姆斯杂志》和《黄皮书》上发表，后来陆续收为三个集子出版：《异教徒文卷》(Pagan Papers, 1893)《黄金时代》(The Golden Age, 1895)和《梦幻的日子》(Dream Days, 1898)，其中有许多写的也是他小时的生活场景，拿孩子或成人开些温和的玩笑，俏皮，迷人，体现了他对自己少年时代的敏锐的理解，受到几代英美读者的欢迎。然后就是这本让他不朽的书。

常常发表他的作品的《黄皮书》1894年创刊，1897年结束，发表过不少名家的作品。如亨利·詹姆斯(Henry James)、麦克斯·比尔波姆(Max Beerbohm)、爱德蒙·高斯(Edmond Gosse)的散文、随笔和小说。鲁迅很欣赏的青年画家奥伯雷·比亚兹莱(Aubrey Beardsley)也曾在这个杂志工作，他的许多装饰风格强烈的插画都是在这个杂志上最初问世的。这个杂志有强烈的唯美主义倾向，肯尼斯·格雷厄

姆也有强烈的唯美主义倾向。《拂过杨柳的风》有强烈的唯美主义倾向。它 1908 年出版，一问世就风靡一时。可惜它已是格雷厄姆最后的文学创作了。在此书出版之年格雷厄姆便退休了。然后他便把大量时间用到旅行上——常常是一个人孤独地旅行。

格雷厄姆少时想进牛津剑桥而不可得，到了老年却受到剑桥大学的聘请，主编了一部少年读物《剑桥英国诗歌集（少年版）》，1916 年出版。从这一事实我们可以看见格雷厄姆的诗人气质，而这种气质在我们这本书里随处可见。

1930 年戏剧家、儿童文学家米尔恩（A. A. Milne, 1882—1956）把《拂过杨柳的风》改编成了舞台剧《蛤蟆大院的蛤蟆》上演，颇获成功，从此成为圣诞节的保留剧目。两年后，即 1932 年，肯尼斯·格雷厄姆去世。

《拂过杨柳的风》是公认的英国儿童文学经典之作。译者手边的《大英百科全书》和《美利特学生百科全书》在介绍肯尼斯·格雷厄姆时都说他是英国儿童文学的经典之作《拂过杨柳的风》的作者。这代表了英国学术界的权威看法。

不过，这书也并不完全是孩子床头听见的那个故事，作者在出版以前显然对它作了许多加工。但是那加工并没有抹掉它原有的纯朴和天真，而只是提高了它的层次，把一个单纯的儿童故事变成了一部出色的文学作品。

我们可以这样设想：开始时是孩子喜欢什么就讲什么。孩子小名叫老鼠，爸爸就讲老鼠，讲老鼠还不过瘾，就加点别的。孩子看见蛤蟆能把肚子胀得老大，挺好玩，爸爸就加上蛤蟆，让他常常胀大肚子。那时汽车刚流行，挺新鲜，孩子感兴趣，爸爸就讲汽车，讲蛤蟆开汽车，把汽车开进了小



水洼里。男孩子喜欢听打仗，那就讲打仗。鼯鼠、水老鼠、蛤蟆在狗獾的率领下攻打蛤蟆大院，杀得黄鼠狼乱跳乱窜。总之，孩子爱听什么就给他讲什么，舒卷自如，发展随意，没有功利目的，也不受道德教条、科学性、可信性之类东西的羁绊。

然后便是几年以后的加工。经过加工，天然的纯朴依旧，却带上了浓郁的文学色彩，更美了，更迷人了，层次高了许多。癞蛤蟆冒充洗衣女工，既能叫守监牢的人、卖票的人、开火车的人、吉普赛人和驳船女人把它当人看，却又能被驳船女人抓着它的两只胳膊扔到河里，仍然是只蛤蟆。这类情节说明它还是天真稚气的儿童故事。但是，书里又有了许多儿童未必懂得欣赏的东西。

比如，《多彩多梦》一章写了鼯鼠对故居的依恋，写了小田鼠在圣诞之夜唱圣诞欢歌，它那甜蜜的、带了浓厚乡土气息的描述儿童也许会喜欢，但是作为抒情散文却更能受到成人的欣赏。又如《向往远游》一章那么新颖地写了鸟儿们一年一度的迁徙的本能，又通过海老鼠那么精彩地刻画了地中海大小城市迷人的风物和景色，那场面，那风光，那有趣的经历也是成年人喜欢当作散文来欣赏的。而最美的则是《黎明前的排箫手》，它写了黎明前牧神潘的排箫音乐和他的歌，那么空灵悠远，那么神秘缥缈，这都不是儿童所能真正体会和欣赏的。许多这样的东西给作品赋上了浪漫、神秘、飘忽、美丽的色彩，引人遐思，如饮醇醪，恐怕只能主要为成年人所欣赏了。

所以这书既是儿童的读物，也是成年人的读物。它的好些篇章是可以当作瑰丽奇伟、想入非非的散文来读的。

它的想像力之丰富，画面之绚丽，情调之独特，却又那么质朴天真，都带了唯美主义作品的特质。

关于本书的名字 *The Wind in the Willows* 的译法需要解释一下。

*The Wind in the Willows* 的意思是“柳树间的风”，但是作为书名不大好理解。译者开初以为它别有含义，但是查过许多工具书，包括大牛津词典、莎士比亚索引和英语谚语词典，都没有查到字面以外的含义，因此只好按字面译作了《拂过杨柳的风》。它的意义可以从“黎明门前排箫手”里的一段描写看出：

在那一章里，水老鼠和鼹鼠到堰口去寻找走失的小狗獾，到达时已近黎明时分。这时他们依稀听见了牧神的排箫声，可随即消失了。接下去鼹鼠对水老鼠说了这样一句话：

“我可是什么也没有听见，”他说，“除了在芦苇、灯心草和柳树里玩耍的风声。”

鼹鼠在这里听见的“柳树里玩耍的风声”其实已经是牧神潘的排箫声。这排箫声在这一章里有极动人的描写。它轻灵、悠远、似真似幻，时而出现，时而消失，指引着水老鼠和鼹鼠来到堰口，找到了小狗獾。水老鼠对排箫声的感觉是：“他全部的知觉都被这个神圣的新东西迷醉了。他狂欢，他颤栗，他灵魂出窍。”

在希腊神话里，牧神潘是牧场、牧群和森林之神，在一定意义上也就是动物之神。在这个故事里他爱护小动物，救助迷路者，小狗獾被猎人设的套子套住，他把他解救出来，为他治好了伤，指引水老鼠和鼹鼠来到堰口，把它带了

回去。同时又施展神力让他们忘记了这次经历,以免对这件事的回忆影响以后的生活。潘的形象是原始的,也是慈爱亲切、富于人情味的。

牧神排箫声反映的就是这样一种甜蜜美妙、震撼灵魂却也应该忘记的东西。作者选用了这个意象作为全书的标题,值得我们玩味。说白了它就是:这是说给孩子听的催眠故事,无论你的感觉如何,它也只如拂过杨柳的风,柳条静了,便该被忘却。

不过,这个故事并没有被忘却,而是被看做了英国儿童文学的经典,受到珍惜,而且被译成了好多个国家的文字。



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译者序/孙法理 .....            | 1   |
| 第一章 河流 .....             | 1   |
| 第二章 大路 .....             | 18  |
| 第三章 野树林 .....            | 35  |
| 第四章 狗獾先生 .....           | 52  |
| 第五章 多彩多梦 .....           | 69  |
| 第六章 蛤蟆先生 .....           | 90  |
| 第七章 黎明前的排箫手 .....        | 109 |
| 第八章 蛤蟆历险 .....           | 126 |
| 第九章 向往远游 .....           | 144 |
| 第十章 蛤蟆继续历险 .....         | 166 |
| 第十一章 “眼泪像夏天的风暴般流淌” ..... | 190 |
| 第十二章 优利西斯归来 .....        | 212 |



The Wind In The  
Willows

第一章

河 流



鼠在给他的小屋子做春季扫除,他已经辛苦了一上午。先是用扫帚,用鸡毛掸子,然后是拿一桶白灰浆和一把刷子爬梯子、上台阶、踩椅子,直干到腰酸背疼,胳膊也软了,嗓子和眼睛里满是灰尘,黑色的毛皮上洒满了灰浆。春天已脉脉流动在他头顶的空气里,流动在他下面的土地里和他身子的周围。春天那不满足的、渴望的神圣精神已穿透了他那黑暗而低矮的小屋。难怪他突然扔下了刷子叫了一声,“去!滚蛋吧!”再加上一声,“让春季扫除见鬼去吧!”便不等穿好外衣,一溜烟跑出了房门。头顶有什么东西在不容分说地呼唤着他。

通向砾石地面的马车路必须经过一道陡峭的小地道。他往地道跑去——马车路是靠近阳光和空气居住的动物的天下。于是他那小爪子忙碌了起来,先是抓、扒、抠又钻,然后是钻、抠、扒又抓,同时对自己叽咕着,“我们爬上去!我们爬上去!”最后,他那尖鼻子噗地一声伸进了阳光,发现自己滚进了一片广阔、温暖的草地。

“这太好了!”他自言自语说,“比刷灰浆好过!”太阳照得他毛皮发热,柔和的风抚摩着他热烘烘的额头。他在地

窖里与世隔绝，日子一长，耳朵就笨了，鸟儿们快活的歌声落进耳朵里像是在呐喊，惊得他四脚腾空蹦了起来，那是因为生命的快活和春天(不做扫除)的喜悦。他沿着路穿过草场来到了对面的树篱。

“站着！”一只年长的兔子在树篱缺口上叫道，“私人道路，六个便士过路权！”鼯鼠的急躁和轻蔑吓了兔子一大跳。鼯鼠沿着树篱边走，洞里的其他兔子赶来偷看，想明白为什么嚷嚷，却受到他的嘲弄，“洋葱酱！洋葱酱！”他讥笑说。兔子们还来不及想出个完全满意的回答，鼯鼠早已走掉。兔子们就像往常一样对彼此嘀咕着，“你多么笨，为什么不告诉他……”“好呀，那你为什么没有回答他……”“你原是可以提醒他……”和诸如此类的话。但是当然，早已来不及了——往常的情况也都这样。

一切都似乎好得难以相信。他在草场上东走西走，匆匆忙忙。他沿着路篱走，穿过矮树丛走，随处都碰见筑巢的鸟儿、新绽放的花儿和新出的叶芽儿——一切都在快活，在前进，在忙碌。他不知为什么并不感到良心的不安或是内疚，也没有谁悄悄叫他“刷灰浆去”！他在这些忙忙碌碌的公民之间当了个大懒虫，不知道为什么却觉得快活。归根到底，休假日最好玩的说不定不是自己休息，而是冷眼旁观别人忙碌。

他没有目的地走着，东一弯西一拐，突然来到了一条水源充沛的河岸边，站住了。这时他觉得自己再快活也没有了。他一辈子没见过河——这个弯曲、明亮、壮实的动物在追逐着、欢笑着，呵呵地笑着抓住一个东西，又哈哈笑着扔掉，向新的游伴扑去。新游伴刚摆脱它又被它抓住。一切





都在摇摆、颤动——明亮、闪光、耀眼，哗啦哗啦，打旋子、说闲话、冒泡。鼯鼠看得迷了，呆了，丢了魂。他沿着河边吧嗒吧嗒地走，像个年幼的小不点走在大人身边，听讲有趣的故事，听得入了迷。终于，故事听倦了，他在岸边坐了下来，可那河还在对他絮叨个没完，哗哗地讲着世界上最好听的故事。那故事从大地的心里涌出来，最后是要讲给永不满足的大海听的。

他坐在草地上向河对岸望去。河对岸刚高过水面处有一个黑洞抓住了他的目光。他朦胧地思考起来：对于一个要求不高而又喜欢在河边有一间小住房的人，那地方倒是个舒适惬意的住处。涨水淹不到，离吵闹和灰尘又远。望着望着，黑洞深处有个发亮的小东西似乎闪起光来，消失了，又闪光了，像颗小星星。但是，在那样一个地方是不大可能有星星的。可它又太亮太小，不像萤火虫。然后，再一瞧，那星星正对他眨巴着呢，这就宣布那是一只眼睛。然后，一张小脸在眼睛周围慢慢长大了，像是给画加了个框。

是一张棕红色的小脸，长着胡须。

是一张一本正经的圆脸，最初吸引了鼯鼠的光是从他眼里出来的。

整齐的小耳朵和丝绸样的厚绒毛。

原来是个水老鼠！

两个动物小心翼翼地彼此打量着。

“哈罗，鼯鼠！”水老鼠说。

“哈罗，耗子！”鼯鼠说。

“愿意过来玩吗？”水老鼠立即问。

“哼，说说倒容易。”鼯鼠有几分不高兴，说。他对河与

